

博物视界

河南博物院“盛世华章”隋唐时期展厅中,陈列着一件三彩骆驼及牵驼俑。它以高大的体量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成为“唐三彩”的典型代表,将观者的思绪带回千年前驼铃声声、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丝绸之路。

盛唐气象的艺术投射

1962年,这件三彩骆驼及牵驼俑出土于洛阳市南郊唐墓,1990年正式入藏河南博物院,其悠久历史可追溯至盛唐时期。骆驼及牵驼俑均为白胎,模制,施绿、白、褐色彩釉。骆驼高84厘米,长66厘米,体形饱满,四肢健壮,身无负物,昂首甩尾,作张口嘶鸣状,造型生动。牵驼俑高62厘米,深目高鼻,面带胡髭,神情张扬,身着翻领右衽袍,腰系行囊,下穿小口窄裤,足蹬尖靴,双臂曲置胸前,作执缰牵驼状。值得注意的是,牵驼俑一副胡人模样,但头戴幞头,是典型的汉人装扮,说明当时往来于丝绸之路之上的胡商对中原文化习俗已高度接受。

三彩骆驼及牵驼俑釉色艳丽,富于动态,写实性强,是唐三彩中的翘楚。唐三彩是盛行于中唐时期铅釉陶器的总称,因器物上有光亮的黄、绿、白或黄、绿、蓝等多色彩釉而得名。工匠制作时用白色黏土作胎,以含有铁、铜、铅、锰等元素的矿物做釉的着色剂,加入铅渣或铅灰做助熔剂,在800摄氏度下烧制而成。

三彩骆驼及牵驼俑以静态俑像凝固千年前胡人控驼的精彩瞬间,这不仅是盛唐气象的艺术投射,更是中古时期欧亚大陆文明交融的立体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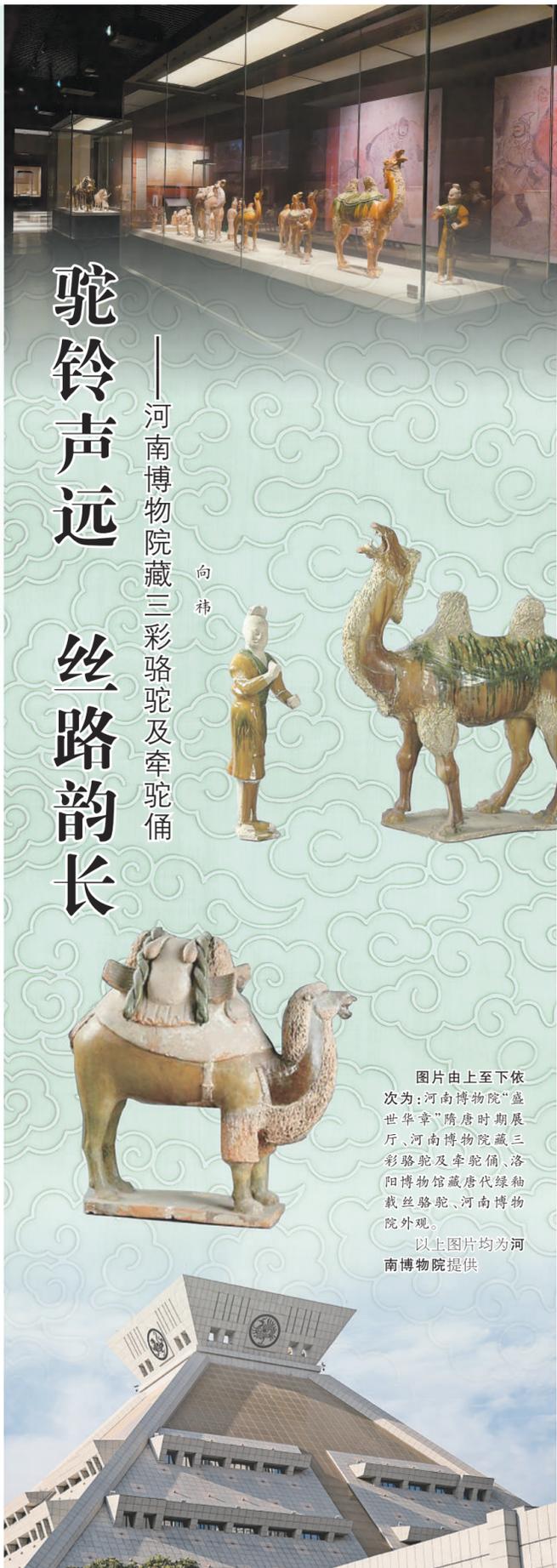
微观镜像下的丝路商队

丝绸之路是沟通古代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通路。汉代张骞打通西域,开辟出中国通向中亚,进而抵达地中海沿岸的通道,大量中国丝绸经由此路西传。隋唐盛世,各国商旅相望于道,丝路的贸易繁荣与文化交融臻于顶峰。

然而,这条漫长要道沿路自然环境恶劣,荒漠戈壁、风暴沙尘、烈日干旱,足以让意欲徒步穿行的旅人望而生畏,更遑论需满载货物,长途跋涉。古人在驯养动物的长期实践中,发现骆驼具备耐干旱饥渴的特性,善于长途负重,穿越沙漠,从而成为丝路商旅中的首选畜力。

两汉时期,骆驼主要通过朝贡的方式进入中原,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饲养。隋唐年间,骆驼已成为中原地区常见的驮载运输工具之一。三彩骆驼俑即为典型的双峰驼,体形高大健硕,更适合载重,极耐寒耐旱。除官方养殖外,唐代“私牧”骆驼的数目也很可观,体现出当时骆驼饲养、驯养技术的成熟和社会对骆驼需求量之庞大。

隋唐时代,骆驼逐渐走出丝路商队,常与伴出的牵驼人一同,加入到由马、牵马人、仪卫构成的马驼仪仗队中



驼铃声远 丝路韵长

河南博物院藏三彩骆驼及牵驼俑

向祎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河南博物院“盛世华章”隋唐时期展厅、河南博物院藏三彩骆驼及牵驼俑、洛阳博物馆藏唐代绿釉载丝骆驼、河南博物院外观。

以上图片均为河南博物院提供



来。在北朝和隋唐的壁画、墓葬中,可见大量骆驼形象和俑类,与之伴出的骑驼俑和牵驼俑大多为典型胡人外貌。如出土于洛阳北魏元邵墓的朱绘陶双峰骆驼,峰间设鞍,上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袋前后分置有扁壶等器物;洛阳博物馆藏唐代绿釉载丝骆驼,骆驼峰间满驮丝束,是隋唐时期东西方贸易兴盛的真实写照。

“胡人”与“骆驼载货”的组合并非偶然,常以胡人牵引或胡人骑乘等形式出现,唐代诗人杜甫因而写下了“胡儿制骆驼”的诗句,这一组合清晰指明了骆驼的来源及其使用者的身份——来自西域、中亚的商人和旅者。

人员流动背后的文明互鉴

隋唐时期,中外交往规格空前,寓居于两京(长安、洛阳)的胡人达数十万。他们居住在各个里坊,不仅定居于中原,甚至供职于朝廷。从公元6世纪开始,洛阳城市繁荣,成为外邦商旅来华的主要目的地。隋时政府即在洛阳定鼎门外设置四方馆,接待四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唐代延续隋制,将四方馆安排在皇城之外,成为专门处理涉外公务的外事部门。

在唐代寓居两京的胡人,最著名的是“昭武九姓”。这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对粟特人的总称,《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唐代统称“九姓胡”或“胡”。粟特人原本居住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地区,是闻名世界的商业民族,活跃于丝绸之路。根据近年来出土的唐代墓志,唐代定居洛阳的阿罗憾父子是波斯国酋长。洛阳还出土有唐代景教经幢、景教墓等,都是当时生活在洛阳信奉景教的波斯人遗迹。

以粟特人代表的胡商建立的商业网络从撒马尔罕延伸至长安、洛阳,形成了“兴生胡”这一特殊群体,也被称为“兴胡”。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有别于西域诸政权的“朝贡”,主要从西方带来珠宝等珍异,从中原运走丝绸等货品。这些商品往往轻便、昂贵,民间色彩鲜明。唐代张籍的《凉州词》中“无数铃声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一句,写尽丝路旅人的前赴后继和兴胡之旅的苍茫寂寥。

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以转运贸易为特征的往来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涓涓细流汇成文化洪流,激发和启迪世界古文明走向开放包容。在两京地区的出土文物中,胡人和骆驼俑屡见不鲜,成为丝路交通中除丝绸、茶叶、瓷器外最常见的形象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这件三彩骆驼及牵驼俑承载着大唐的文明记忆,它以千年静默之姿,向世人昭示着文明的真谛:正如三彩釉色在窑火中熔融后淬炼出文明瑰宝,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通过交流互鉴不断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出人类文明新的华章。

(作者为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

堪培拉城市漫笔

黄贤达

旅人心语



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广袤平原上,坐落着一座并不喧嚣却自有秩序与深度的城市——堪培拉。作为澳大利亚联邦首都,它没有悉尼的摩天高楼,也不似墨尔本般文艺浪漫,却用沉稳与安静,彰显出城市规划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高度。2025年,我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对这座城市有了不少了解与感悟。

堪培拉是一座从蓝图诞生的城市。1912年,澳联邦政府展开国际招标,美国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的方案最终胜出。他以几何轴线为骨架,结合湖泊、水系与山丘构建出独特的城市格局。行走其间,不难发现这座城市对称且有序,讲究比例与关系。翻开城市地图,国家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与纪念碑星罗棋布,一条中轴线笔直穿城而过,串联起国家象征与市民生活。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结构莫过于“政、军、民三角”:由国会山、市中心与国防总部所在的罗素区构成等边三角形,三点之间由笔直大道相连,其中两条跨越伯利·格里芬湖,另一条沿湖北岸延展。

国家议会大厦建于国会山之巅,是澳大利亚的行政和立法中心。在导览员带领下,我走进国会大厦内部,来到众议院议事厅。议事厅以绿调为主色,呼应澳大利亚桉树林的自然色彩:地板为深绿,随着空间升高,绿意逐渐淡化,象征国家从土地扎根、向上生长。登上议会大厦屋顶,俯瞰中轴线尽头的战争纪念馆与绵延起伏的山丘,城市空间与自然山水在此交汇,令人心胸开阔。

顺着中轴线向东北行走,来到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这里以开放空间融合自然光影,观众穿行于展厅与花园之间,能清晰感到该馆对自然主题的偏爱。漫步展厅一隅,遇见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睡莲》系列,我不由停下脚步。画中睡莲柔和恬静,画家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捕捉,令身处南半球的我生出

跨越时空的审美共鸣,仿佛也置身吉维尼的池塘边,看到光影闪烁跃动。

如果说议会大厦等机构代表宏大叙事的空间维度,那么大学校园则承载日常知识生产的微观风景。我每天穿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校园,这里绿树成荫,静谧宜人。我的办公地点位于亚洲与太平洋学院,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专注于东亚、东南亚与大洋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也是我观察“全球视野中的亚洲”的起点。校园中最令我流连忘返的是大学大道,它亦是贯穿校园的中轴线,两侧分布着咖啡馆、涂鸦墙、图书馆与艺术空间。傍晚时分,学生们三三两两坐在街边长椅上,或低声交谈,或静静阅读,远处传来手鼓与爵士乐的即兴合奏,一天的校园生活在松弛中缓缓落幕。

走出校园,堪培拉的城市边缘呈现另一种面貌,宁静、质朴。城市与山野交界处,成群牛羊放牧于大片绿色草场,野兔和袋鼠时常出没没间。趁春假闲暇,我前往一家小型农庄,品尝新鲜的羊奶和奶酪,奶香浓郁、口感纯净,价格也比城中超市更加亲民。农场主自豪地介绍,他们的产品不仅在堪培拉本地直销,也向澳大利亚全国有机连锁超市供货,让更多家庭在城市中品尝到产地直供的新鲜滋味。

今年3月,我参加了堪培拉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在清晨微光里,看到这座城市沉浸于童话般的浪漫与想象力之中。每逢此时,格里芬湖畔的草地便成为色彩斑斓的舞台。天还未亮,湖边人头攒动,有人端着咖啡席地而坐,有人扛着长焦镜头静静守候。晨曦中,米老鼠、长颈鹿、热带水果等许多只卡通气球仿佛从梦中跃出,在城市与山水间腾空起舞。那一刻,国会山承载的理性秩序被色彩与童趣轻柔覆盖,议会大道也被节日的温柔滤镜,沉静与想象短暂交汇,令人心生暖意。

堪培拉也许不是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但它用安静清晰的语言,讲述着如何在几何中承载人文,在理性中保留温情,在城市中拥抱乡野。

下图:堪培拉城市风景。

彼得·哈里森摄(影像中国)



卡帕多奇亚的地下城

朱一平

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以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被称为“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公元4世纪起,基督教徒在山岩洞穴中修建了大批宗教设施。一座座隆起的尖顶石窟教堂遍布山野,是曾经信仰之所在,由地面一层层盘桓下行的洞穴,则是衣食住行的人间烟火处。

千余年前,卡帕多奇亚就有36座地下城!从一个隐秘洞口进入,光线微弱,仿佛遁入深渊。往下再往下,又左拐右拐,大部分时间需躬身前行。这样狭窄矮小的过道,敌人来袭时只能弯腰走,里面的居民则用滚石堵住巷道,阻断外来者。

越走越幽深,但呼吸还算通畅。导游的解说带着回声传来,客厅、饭厅、厨房、储藏室、酒窖、军械库、水井等一一走过。通风口和烟道都直通地面,每层楼只有一个厨房,各家轮流做饭,而且只能在晚上,这样浓烟冒出才不会被敌人发现。

我们穿行的是最大的德林库尤地下城,地面面积达2500平方米,深55米,有52个垂直通风井,温度保持在13至16摄氏度。除了巷道狭窄低矮,房间高约2米却“五脏俱全”。这座地下城共8层,可容纳约2万人,目前开放3层供游客参观。

抚摸墙壁上面密密麻麻的凿痕,如点彩画,都是一凿一凿凿出的。是何等强大的动力与毅力支撑,才能完成这样惊世骇俗的工程?这些古人又为何选择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城生活呢?据考古证明,地下城的修建最早可

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赫梯人为躲避天灾和战乱,在火山岩中开凿出原始地下洞穴。公元8至12世纪,由于宗教迫害,基督徒们大规模逃亡至此,凿洞隐避,在地下发展出大型立体防御体系。

在地下城穿梭一个多小时,回到地面,大口呼吸旷野之风,如同重生。在离地下城不远的梅里美山峦中,无数A形石山如雨后春笋遍布。这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拜占庭时期石窟宗教建筑群。地下城中的信徒一手握锤子,一手握锤子,面对一座座石山,也不知用了多少人工与时日,凿就了30余座教堂。

印象最深的是山坡上的那棵苹果树,也是这里唯一的一棵树。在这贫瘠的山地,它苍劲优美、生机勃勃,如伞的树冠开满密密麻麻的白色碎花,香气随风飘荡……这不禁让我想到,只要下决心要活,人与万物都能活下去。地下城与石窟教堂,在漫长的至暗岁月里互相滋养、互相支撑,创造了人间奇景,也成为人类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r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海外华侨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足迹遍布全球。他们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卓越贡献,更与世界各国人民并肩作战,用热血浇灌和平之花,在人类反侵略斗争史上留下不朽功勋。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铭记海外华侨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策划了抗战主题展览“万里同心——海外华侨与中国人民抗



▲抗战时期,“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曾发起街头义卖花朵的募捐活动,为此创作的歌曲《卖花词》成为抗日筹款的必唱歌曲之一,传遍南洋各地,感动了无数民众。图为1939年潘受作词、夏之秋作曲的《卖花词》乐谱手稿。 陈先柄捐赠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馆特展”。展览精选400余件珍贵文物、文献史料和历史影像,全景式再现海外华侨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与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中的独特贡献。

14年的抗战史,既是中华民族用血与火书写的悲壮史诗,也是海外游子与祖国命运骨肉相连的深刻见证。他们跨越山海的爱国之心,在战火淬炼中熔铸成“万里同心”的精神图腾。

万里同心 共卫和平

▼1938年,年仅20岁的泰国归侨苏青选择回国抗战,并加入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图为苏青在新四军第二支队的臂章。 苏青家属捐赠



▲抗战时期飞虎队驼峰航线臂章。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



▲1939年到1942年,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图为南侨机工使用过的修车工具和工具包。 徐永泰捐赠



►苏青在八路军军政学院毕业后,被编入晋西北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晋绥军区三分区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图为1943年,苏青在反击日伪军“扫荡”时缴获的望远镜。 苏青家属捐赠